

恋爱与牺牲

傅雷译人生书

[法] 莫罗阿 / 著

傅雷 / 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夜更知更深了！九月的玫瑰落叶了。歌德的古旧的朋友，那个才华盖世的梅第契到科兹拉，认识了夏绿蒂，他觉得她很迷人，但瞒着歌德不说。他迷恋地扮一个深险，劝歌德动身，去找别的爱，稍稍打发时间，想起他所恋恋不舍的享乐确是无益的，折磨人的，要摆脱也是时候了。在夏绿蒂身旁过着幽美的生活，晚上穿着她的衣服，轻轻地接过，在凯斯太太的照耀之下，强使她表出些微好感。是啊，歌德仍然依旧在这些方面觉得幸福；但世态炎凉的心灵，对于那公私调的情事已经厌倦。此次的逗留使他的内心生活更加丰富，美妙的感受境界也认识更多，但精华已空虚了，歌德已经告成，应当动身了。『真应该动身了么？我的心如醉梦下的定风珠，最打透世界那么美，只享受一下不思索的人多幸福！我因为做不到这步而常有懊恼，我枉自发挥我现在的妙处……』

恋爱与牺牲

傅雷译人生书

〔法〕莫罗阿

傅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恋爱与牺牲：傅雷译人生书 / (法) 莫罗阿著；傅雷译。—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034-8751-4

I .①恋… II .①莫…②傅…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②文学评论—法国—文集 IV .①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5647号

责任编辑：梁玉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4

字 数：203千字

版 次：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恋爱与牺牲………	001
楔子………	003
少年维特之烦恼………	007
因巴尔扎克先生之过………	039
女优之像………	065
邦贝依之末日………	105
论婚姻………	131
论父母与子女………	157
论友谊………	177
论幸福………	199

恋愛

我必须第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
我必须接近你，你就是我。
我必须是你，我是你的。

楔子

婴儿的第一个保姆简直同神明一样。法郎梭阿士一生下来，便看见摇篮旁边的这张又和气又严厉的面孔，以为它是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

她觉得她生存的世界尽够满意，用不到想象另一个世界，靠神怪的生物来餍足她的欲望，她的幸福使她和种种的神奇美妙无从接近。

她看了木偶戏回来说：“有些小姑娘害怕鳄鱼，我却明明看见是一条木块，外面缝着绿的布。”

——那么，法朗梭阿士，你看不看见魔鬼？
——哦，这算什么？不过是野人一般的东西罢了。

有时候，一种可以信为天长地久的制度，竟被一桩出乎意料的变故推翻了。并非保姆被打倒，可是她为了爱情而退职了。她一走，法朗梭阿士觉得所有的习惯、仪式、软弱的小脑筋里唯一的机轴，和她同时消灭了。一年之中，换了几个政府，都是脆弱的，没有德性的。粗野的雷奥尼，侮慢不恭的安越尔，软弱的潘脱丽克小姐，那些胡闹的家伙，每人都要定下短时间的法律。

什么也不晓得尊重的雷奥尼会有什么威权么？起床、洗澡、用餐那些神圣的时间，她都不知道。就是告诉了她，她还要出言不逊。“你的奶奶是一

个疯女人。”她说。法朗梭阿士先是愤怒，继而奇怪，觉得打倒偶像也是怪有趣的。

她生在大战的前夕，父亲在当兵，她只看见他是一个粗鲁的战士，也不常在家。她最爱她的母亲，比世界上的一切都爱。但那时母亲又烦恼又疲倦，不能常常监护她。并且，只有爱而没有纪律也不能养成有规律的心。这头小动物在懂得守规矩的年龄，竟还像野兽一样。

这个粗俗的雷奥尼被她打，被她搔，被她咒骂：“可恶的东西！我恨你！你活着使我受苦！但愿你早死！”她怎么会这样地痛恨她呢？这些说话她从哪里听来的呢？

雷奥尼吓跑了，让位给一个爱尔兰女人，病态的，常常要发抖的。“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不同的地方，是爱尔兰人的性灵更加丰富些！”潘脱丽克小姐这样说。她又道：“我的父亲带着狗穿着红衣去打猎，我呢，我不喜欢小孩子。”

法朗梭阿士很快地把潘脱丽克小姐判断定了，因为她有些不会作假，就把她的断语告诉了她。

可是不规则的事情渐渐加多了。这个小妮子，大家以为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要她怎样便怎样的小妮子，突然多了一副奇怪的怕人的样子。常常吵闹，发脾气，强项地索要和无理地反复。一天早上，她忽然不愿上学，她竟不上学。过了一天，她要人家带她去看马戏，临时却说她改变了意见。

——法朗梭阿士，这真荒唐，你已经叫人家把位置都定了。

——我不去了。

——她不去了；潘脱丽克小姐说，她眼见这种无可奈何的事气得声音都发抖了。

——够了，她的父亲说。太笑话了。你一定要去，就是你穷嘶极叫我也不要拉你去。

这样一看，法朗梭阿士便大叫大嚷了一阵，从她的叫喊声中可以听出她

故意装成这样暴怒。时间已经晚了，要走也来不及了。

——这非把她惩戒一番不行。她应当懂得一切信约都得遵守。罚她今天饭后没有点心。

——好吧，她的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她饭后没有点心。

可是等到吃完饭的时候，法朗梭阿士撒娇地坐在母亲膝上，喃喃地说：“妈妈，你，你给我一块糖吧？”她很难过，觉得自己比女儿受到更凶的惩罚。她望望她的丈夫，他呢，是说一不二的人，对她示意，叫她坚持到底。究竟她也不敢让步，但为抚慰女儿的悲伤起见，想出了一个好法子：

——你欢喜的那几种已经完了，可怜的小宝贝。

可是，自从我们这个小蛮子经过了这些痛苦的争执以后，她剧烈地，模模糊糊地觉得需要一种幻想生活。但丁造一个地狱来安放他的敌人。不幸的莫利哀把他的厄运造成了他的天才，法朗梭阿士也发明了曼伊帕(Meipe)。

曼伊帕是她发明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竟是一个宇宙。从今以后，凡是外界对她显得敌害时，她便往那边躲。

——我们今晚要出去，法朗梭阿士。

——我和你们一起去。

——那不可以。

——啊！那么，算了吧，我，我可到曼伊帕去用晚餐。

在曼伊帕，她从来不哭。大家整天在大花园里玩。“所有的人都作乐。”做父亲的也不一天到晚地看书。人家要他玩纸牌的时候，也不推说：“我有事情。”而且孩子们可以在商店里选择他们的父母。到了八点钟，大家打发大人去睡觉，男孩子们领着女孩子们看戏去。

凡是法朗梭阿士饭后没有点心吃的时候，曼伊帕的糕饼师立在店铺门口把糕果分给路过的人。法朗梭阿士哭过的晚上，曼伊帕千千万万的灯光直透

过她的泪眼，比别的日子更加美丽了。在曼伊帕，街车停在街沿上，把中间的大路留给孩子们走。买一本两个铜元的画册，店里的人还你十万个铜元。

——可是法朗梭阿士，你，你不用买书啊，你还认不得字呢。

——我认得曼伊帕的文字。

——曼伊帕有些什么最好的书呢？

——大家都知道是班尔葛和弗罗贝。

——什么？

——你不会懂的，这是用曼伊帕的文字写的。

——但曼伊帕在哪里呢，法朗梭阿士？在法国么？

——喔！不！

——那么离这里很远吧？

——曼伊帕？还不到一尺远。

曼伊帕在我们的花园里，可也不在我们的花园里，好像我们的屋子正在曼伊帕与地球的交叉点上。

大艺术家都有创造另一世界的特权，那个世界，对于一般认识过的人是和实在的世界同样地不可少。我们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发现了法朗梭阿士的神秘的王国，想到幸福而只希望在曼伊帕方能找到的人，也不止一个了。

少年维特之烦恼

人家说他那么易于动情，只要遇见一个中意的女子便想博取她的青睐，如果失败了，便把她画成图像；于是他的热情熄灭了。

——《画家弗拉·斐列卜·李比传》

一 史德拉斯堡

从佛朗克府来的驿车停在“精神客店”门口；一个德国学生卸下行装，午餐也不用，便像疯子一般跑向大教堂去了。这种行动使客店主人吃了一惊。寺塔的守卫们看他爬上塔去时也面面相觑，有些张皇。

洛昂堡建筑的峻峭的线条周围，层层叠叠布满着三角形的屋顶。中午的阳光照在阿尔萨斯的平原上面，四野里尽是村落，森林，与葡萄园。这时候，每个村中的少女少妇都在出神。这幅风景于他不啻是一张新鲜的画，他的欲望已在上面勾勒出多少可能的与不同的幸福。他一面眺望一面体味那期待未来的爱情时的幸福，甜蜜的、游离恍惚的期待啊！

他以后常到这里来。塔顶的平台，高悬在教堂别部分的房屋之上，他立

在上面就好像腾在空中一样。

最初他觉得神迷目眩。幼时长期的疾病还遗下一种病态的感觉，使他怕空虚，怕喧嚣，怕黑暗。他想治好这种衰弱。

这片广大的原野，在他心中原只是一张白纸，慢慢地可被人名与往事点缀起来了。此刻，他一眼望见萨凡纳，是韦朗领他去过的地方，他亦望见特罗森埃，那边有一条小径，通过美丽的草场，直达斯森埃。那里有一座乡间的牧师住宅，四周围着园子，墙上绕着茉莉花，屋子里住着可爱的弗莱特丽克·勃里洪。

在天际，连绵的山岗后面，群堡的塔尖后面，阴云慢慢地集合拢来。这位大学生的思想却凝注在三百尺下街头熙熙攘攘的渺小的人身上。他酷想参透他们的生命，那些表面上各不相关而实际却是神秘地联系着的生命，他酷想揭开大众的屋顶，窥视那些隐秘的奇异的行为，唯有从这行为上才能了解人类。他前夜在傀儡剧场看过上演浮士德的神话。他仰望着在钟楼顶上驰骋的黑云，仿佛浮士德突然在空中飞过，使他出神了。“我？假使魔鬼以权势、财宝、女人的代价要我订如浮士德般的约，我签字不签字呢？”经过了一番坦白的简短的考虑之后，他对自己说：“可以为了求知而签约，但不能为了占有世界……好奇心太强了啊，朋友。”

下雨了，他走下狭窄的螺旋式的梯子。他想：“写一部《浮士德》么？已经有好几部了……但史比哀斯、虔敬的维特曼等都是些庸俗的作家。他们的浮士德是一个粗俗的恶棍，是他的卑鄙无耻把他罚入地狱的……魔鬼上了当；但他始终没有放过浮士德……我的浮士德么？……那将更伟大，像希腊神话中帕罗曼德（Prométhée）^①一流的人物……被神明谴责么？是的，或许要如此，但至少是为胆敢窃取神明的秘密之故。”

寺里的花玻璃窗映出一道阴沉柔和的光。几个女人跪在黑暗中祈祷。大

^① 神话中以窃取天国火种而获罪的神。

风琴发出模糊的呜咽声，好似一只温柔的手在琴上抚弄。歌德望着穹窿。平时他在一株美丽的树木前面，常会觉得自已和树木融合为一，渗透它的妙处。他的思想如树脂一般升到树枝，流入树叶，发为花朵，结为果实。教堂里哥特式的弧形拱梁，使他想起同样茂密同样雄伟的组织。

“有如自然界的产物那样，此世的一切都有存在的意义，一切都和总体相配……一个人真想写几部如大教堂般伟大的大著……啊！要是你能把你所感的表白出来，要是你能把胸中洋溢着的热情在纸上宣泄出来……”
只要他深思自省，他便在自身中发现整个的世界。他不久之前才发现莎士比亚；对他于钦佩之中含有几分估量敌手的心思。怎见得他将来不是德国的莎士比亚呢？他有这等魄力；他自己很明白，但怎样抓住它呢？这活泼泼的力量，给它怎样的一种形式才好呢？他渴望能有一天，把握定了他的情感，把它固定了，如教堂里这些巍峨雄伟的天顶般屹立云霄。也许从前的建筑家，在真正的大寺未实现前，也曾对着梦想中的大寺踌躇怅惘过来。

要有一个题目么？题目多着呢。哥兹·特·倍利钦根骑士的故事……浮士德……还有日耳曼民间的牧歌，可用希腊诗人丹沃克列德（Théocrite）式的特格，但将是非常现代的东西。再不是写一部穆罕默德……写一部帕罗曼德……不是么？一切使他可和世界挑战的题目都是好的。用波澜壮阔的局面，把自己当模型，描画出种种英雄；再用他内心的气息度与他们，赋予生命，这种巨人的事业一点也不使他害怕……或者还可写一部凯撒……他的一生简直不够使他实现那么多的计划。他的老师赫特说过他有如“空自忙乱的飞鸟”。但必得多少的意象，多少的情操，生活过千万人的生活，才能充实这些美妙而空洞的轮廓。他常常说：“目前什么都不要，但愿将来什么都成功。”

目前什么都不要……即使做可爱的弗莱特丽克的丈夫也不要么？不，连这个也不要。

他想象弗莱特丽克伤心哭泣的样子。他种种的行为都曾令人相信他定会

娶她，她的父亲勃里洪牧师也待他如儿子一般，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难道真有离开她的权利么？“权利？在爱情中也有什么权利么？而且这桩艳遇给予她的愉快绝对不减于我！弗莱特丽克岂非一向懂得佛朗克府歌德参议的儿子决不会娶一个美丽的乡下姑娘么？我的父亲会有答应这件婚事的一天么？她一朝处在全然不同的社会里时也会幸福么？”

——诡辩啊！即使你要欺弄人，至少得坦坦白白地欺弄。歌德参议的儿子不见得强过牧师的女儿。我的母亲比弗莱特丽克的母亲还要穷苦。至于我和她所处的社会之不同，那么，上年冬天，她在史德拉斯堡几个世家的光滑的地板上跳舞时，不是挺可爱的么？”

——说得对啊，但怎么办呢？我不愿……不，我不愿……娶她，无异把自己限制得渺小。人生的第一要义，在于发展自己所有的一切，所能成就的一切。我，我将永远保持我歌德的面目。当我说出我自己的名字时，我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包括在内的。我的长处，我的短处，一切都是善的，自然的。我爱弗莱特丽克也并没错，因为我那时感到要爱她。假使一朝觉得需要避开她，把我自己洗刷一下，那么我仍旧是歌德。我如此这般地做，便是理应如此这般的。

这时候，他想象弗莱特丽克哭倒在路旁，他骑着马慢慢走远，低着头回也不敢回一下。“这倒是《浮士德》中出色的一幕！”他想。

二 惠兹拉

一纸盖着红印的文凭使大学生获得了律师的资格。被弃的弗莱特丽克哭了。歌德博士的马急急奔向佛朗克府。心中虽然怀着剧烈的内疚。溜冰与念哲学书倒是有效的解脱方法。到了春天，歌德参议觉得为完成儿子的法学研究起见，免不得叫他到惠兹拉帝国法院去实习一遭。

在惠兹拉，除了这个空撑场面与贪污卑下的庞大的司法机关之外，还有德国几个主要君侯所设的使馆，在这省城中造成一个清闲快乐的小社会。歌德一到王子旅店，发现满座都是兴高采烈的青年随员与秘书。在初次的谈话里面，他觉得他们的思想正与自己的思想一般无二。

那时欧洲的知识阶级正经历着一个烦闷时期。各国的君王坐享太平已经有九年了；陈旧的政体还有相当的力量，使革命一时无从爆发；青年的狂热和社会的消沉对比之下，产生了一种烦躁厌恶的情绪，那是每个过渡时代的常有的忧郁，人们统称之为世纪病。惠兹拉一般青年随员，如所有同龄的人一样，免不了感染这种苦闷。他们沉浸在书籍里，在卢梭与赫特的著作中搜寻思想的指示，在没有找到之前的惶惑的心境中，他们拼命喝酒。

和他们相似可又高过他们的歌德，很讨他们欢喜。和他们一样，他说话之间总离不了“自然……尊重自然……依照自然而生活……”一类的话头。因为“自然”是那时的口诀，有如那时以前的理智，那时以后的自由、真诚、强权等等。但在歌德心中自然不只是一个名词；他生活于其中，融化于其中，他自愿在自然前面放弃一切。当他的新交，那些外交官与文学鉴赏家们把自己幽闭在办公室里，装作至少还在工作的时光，歌德竟明白表示瞧不起帝国法院，表示他定要在荷马与邦达尔（Pindare）^①的著作中研究公法，他每天早上挟着一册书，走到惠兹拉的美丽的乡下去。春光是那样的明媚。在田野与草地中，树木仿佛是大束的红花白花。在一条小溪旁边，歌德躺在蔓长的草里，在无数的小植物中、在细小的虫蚁中、在蔚蓝的天色下面忘记了自己。自从在史德拉斯堡烦闷之后，在佛朗克府惶惑悔恨之后，他觉得心中展开一片清明的境界，激起一种狂热的情绪。

他打开荷马的集子，故事中合于近代的富于人间性的成分使他非常爱

^① 公元前五六世纪时希腊抒情诗人。

好。他眼前所见在喷泉旁边的少女，便好像纽西佳（Nausica）^①与她的伴侣。客店大厨房里煮成的炙肉与小豌豆，就无异于潘纳洛帕（Pénélope）^②的厨房与求婚者^③的筵席。人物没有改变：书中的英雄并非僵死的石像，他们有血肉之体，有臃肿活动的手。如于里斯神（Ulysse）^④一般，我们亦乘着一只破舟在大海中漂流，靠近无底的深渊，逃不出天神的掌握。当一个人躺在地上，枕着柔软的绿草，凝视着无垠的青天的时候，这一切显得多么可怕，又是多么可爱。

晚上，在王子旅店的圆桌周围，听歌德博士讲述他白天的发现，从此成为一件顶有趣的事。有时是一首邦达尔的诗，有时是他着意描写下来的一所乡村教堂，有时是某村广场上的几棵菩提树，一群孩子，一个美丽的农家妇。他有一种天才，能在他的叙述中间灌输几乎是天真的热情，使最琐屑的事情也富有风趣。他一进门，室内立刻生气蓬勃起来。要是换了别人，这等古怪有力的谈话一定不能为大家接受，但对他如潮水一般涌出来的谈吐，怎么抗拒得了呢？怎么能不佩服他的力量呢？“啊，歌德，这些青年中有一个对他说，教人怎能不爱你呢？”

不久，惠兹拉地方所有的人士都渴望要结识他。唯有两个青年秘书，虽然也没有结婚，却不和圆桌周围的人混在一起。一个是勃伦斯维克使馆里的耶罗撒拉，挺漂亮的青年，眼睛是蓝的，又温柔又忧郁。人家说他的孤独，是因为他对于某同僚夫人的爱遭受打击之故。他访问过两次歌德，他的悲观的言论倒很使歌德动情。但耶罗撒拉的性情太深藏了，不能结成真正的朋友。

另一个孤独者是哈诺佛使馆的秘书，名叫凯斯奈。他的同僚们提起他时总称之为“未婚夫”。实在他被认为已和当地的一个少女订过婚。他为人极

① 《荷马史诗》中救于里斯的女神。

② 于里斯之妻，亦荷马史诗中人物。

③ 指潘纳洛帕的求婚者。

④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以冒险勇武著名。

是正经，故虽然很年轻，上司已把什么重大的责任交托他了。他的不参加王子旅店的聚餐也是因为不得空闲之故。最初，凯斯奈听了外交界中优秀分子称誉那位新到的人物的说话不免有些反感。但有一天，当他和一个朋友在乡间散步时，看见歌德坐在树下。两人立刻作了一次深刻的谈话，会见了二三次以后，凯斯奈自己也承认遇到了一个非常的人物。

受着周围的人的崇拜，解脱了一切世俗的与校课的拘束，春天又是那么美妙，歌德幸福了。有时，他的热情中间渗入一种闪电似的情绪，宛如一阵轻柔的涟波，漾过沉静的湖面……弗莱特丽克么？……不，在他温和宁静的思想上掠过的倒并不是这个念头。这又是一种烦躁的期望。如往日站在大寺顶上眺望阿尔萨斯一样，他爬上山岗远瞩惠兹拉。“我也还有一天，会在打开一个人家的门的时候快乐得颤抖么？……我还能在读着一节诗的时候马上联想起某个脸影么？在昏黄的月夜离别一个女子的时候，我能不能就感到黑夜太长，黎明太远么？……是啊，这一切都会来到，我觉得……可是弗莱特丽克……”

他记起一段往事：“当我幼年的时候，我种过一株樱桃树，看它慢慢长大，觉得说不出的快乐。初春的霜把嫩芽打坏了，我不得不再等一年才看到树上有成熟的樱桃。可是鸟儿来啄食了，接着一个馋嘴的邻人又来偷摘……但若我再能有一个园子的话，我还是要种一株樱桃树。”

歌德博士便是这样地在群花怒放的树下散步，完全被这期望中的爱情激动了；谁是他的新爱呢？只有这一点他不知道。

三 舞会

各使馆的青年们，惯在美好的节季里举行乡村舞会。大家齐集在村中一家客店里。有些骑着马来，有些带着惠兹拉的舞伴坐车来。当歌德第一次被